

目摇摇录

美摇摇文

2015年美文排行榜

摇摇月下桨声	韩少功(獭)
摇摇水墨文字	冯骥才(愿)
摇摇在好山好水里领受沉重	陈忠实(员)
摇摇喝得很慢的土豆汤	肖复兴(员)
摇摇花开的声音	冉正万(愿)
摇摇千载心香域外烧	王充闾(愿)
摇摇贾三(外二篇)	贾平凹(獭)
摇摇娘,我的疯子娘	树摇儿(獭)
摇摇臭臭,我想你	春摇儿(源)
摇摇苍鹭,苍鹭	叶蔚林(源)

2015年美文精华(排名不分先后)

摇摇着陆场纪事	朱增泉(源)
摇摇命案	朝摇阳(缘)
摇摇天格尔	阿拉旦·淖尔(苑)
摇摇高台古槐	杨闻宇(愿)
摇摇亲近与驯养	刘馨忆(愿)
摇摇最后一匹军马	蔡桂林(怨)
摇摇鸟是树的花朵	吴摇忌(怨)
摇摇负罪的老人	邱承右(员)
摇摇斯人已去著作长存	周摇明(员)

- 摇摇三十八朵荷花 阎摇纲(员远)
- 摇摇走向胡杨 刘醒龙(员远)
- 摇摇秋之声 从维熙(员远)
- 摇摇太阳很红 战友倒在雪山上 王宗仁(员远)
- 摇摇给麻雀留点觅食的地方 红摇孩(员远)
- 摇摇夜钟 赵丽宏(员远)
- 摇摇一吻三十年 高建群(员远)
- 摇摇不会哭的女人是可怕的
- 摇摇摇摇——哭星儿 周玉明(员远)
- 摇摇饮茶的心情 王本道(员远)
- 摇摇鸟也寂寞 陈亚军(员远)
- 摇摇父亲没有遗像 李摇前(员远)
- 摇摇依恋 宋晓杰(员远)
- 摇摇感受荒凉 辛摇茜(员远)
- 摇摇雪葬 彭其芳(员远)
- 摇摇泰山的性格 马卡丹(员远)
- 摇摇奶奶的歌谣 李兴濂(员远)
- 摇摇一夜关爱 陆摇原(员远)
- 摇摇人家说他是我爹 赵二湖(员远)
- 摇摇想念拉萨 汤摇宏(员远)
- 摇摇独树
- 摇摇摇摇——《陕北的树》系列之四 史小溪(员远)
- 摇摇怀念与审判 阿贝尔(员远)
- 摇摇生命 冷摇梦(员远)
- 摇摇更觉水云深 叶文玲(员远)
- 摇摇不老的歌 李宗奇(员远)
- 摇摇山坡上的云朵 周摇伟(员远)
- 摇摇火车上艳遇的遐想 徐摇迅(员远)
- 摇摇庄周的燕子 格摇致(员远)
- 摇摇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外一篇) 魏得胜(员远)

随摇摇笔

2015年随笔排行榜

- 摇摇又到甲申 袁摇鹰(圆猿)
摇摇巴金和胡乔木 丹摇晨(圆苑)
摇摇游子文化的现代性 张抗抗(圆圆)
摇摇遥远的雷声 王剑冰(圆)
摇摇礼义之邦质疑 韩美林(圆)

2015年随笔精华(排名不分先后)

- 摇摇感悟“老美” 赵新芳(圆)
摇摇父母爱儿子
摇摇摇摇——你疼你的儿子,但你的儿子不一定疼你 李国文(圆)
摇摇在农家做客记 林摇非(圆)
摇摇观拆屋记 姜珺敏(圆)
摇摇生存空间变奏曲 石摇英(圆)
摇摇不要再让农民失望了 张永昌(圆)
摇摇有一种写作叫虚妄 武志强(圆)
摇摇生命该是乐天的 刘向东(圆)
摇摇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吴志义(圆)
摇摇抚不平的心痛
摇摇摇摇——梁思成和他的老北京 白坤峰(圆)
摇摇山水入室 王摇蓬(圆)
摇摇高晓声的稿费 石摇湾(猿)
摇摇一张汇款单 韩石山(猿)

杂摇摇文

2015年杂文排行榜

- 摇摇谁是体育大国 许纪霖(猿)
摇摇“允许说错话”的意义 何三畏(猿)
摇摇何其沉重的关怀 方摇方(猿)
摇摇马加爵被判死刑“大快人心”吗? 李摇辉(猿)

摇摇狠心的父亲 曹摇颖(猿园)

圆园园源年杂文精华(排名不分先后)

摇摇人人都得为道德沦丧买单 蓝摇芝(猿园)

摇摇我反对 肖摇锋(猿园)

摇摇假如没有王选 张田勘(猿园)

摇摇救救我们的孩子 凌志军(猿园)

摇摇“人性化”三问 司马心(猿园)

摇摇我们徘徊在冷漠与关爱之间 乔新生(猿园)

摇摇哈佛的“绝招” 游宇明(猿园)

摇摇天鹅今天不想飞 张丽钧(猿园)

摇摇从刁民到土豆 押沙龙(猿园)

中国散文排行榜

中国散文学会评选

周摇明摇王宗仁摇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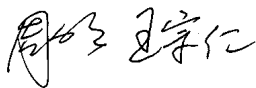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

编选说明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选本。通常的年选文本是将散文、随笔和杂文各篇一个选本。然而,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飞速前进的时代,读者需要在更为经济的时间里读到一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作品。因而我们将三者合而为一,即将侧重抒情状物的散文称为美文,与随笔、杂文合编在一起,统称为散文,也就是“大概念”的散文。

为了更好地梳理一年来的散文创作,也是为了使不同层面的读者选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们将美文评出 缘篇、随笔和杂文各评出 缘篇,依次列出“排行榜”。未能列入“排行榜”的作品作为佳作列于其后。一年来的散文创作花团锦簇、五彩缤纷,遗珠之憾肯定是有的。而对一篇文学作品的评价也肯定是见仁见智,列入“排行”和作为“佳作”,也只是作为我们的看法和传递的一种信息,提供给读者作为阅读时的参考而已。

这种编选方式只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欢迎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和批评。



圆缘年 员月

月下桨声

韩少功

摇摇雨后初晴,水面长出了长毛,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交给了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着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

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有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火虫的闪烁光点飘入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地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

他们望了我一眼。

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拳拳拳蹦蹦蹦,把鱼往设下

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做“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地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所思,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第一先把父母孝,有老有少第二条,第三为人要周到……”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鱼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哈尔滨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提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入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的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不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莫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着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

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付不起医药费,一年前已经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一——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地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吗?”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吗?”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错了什么?”

“你们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吗?”

“真是算错了的。”

“刚才你是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齐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又没有合适的零钱找补。就这样你二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还是无法做到两清。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就这样算了,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

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

傍晚,我们从外面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

不用说,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什么世道,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可以拿去供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有一条小船近了,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看上去比较眼熟。从他的口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何况萍水相逢之际,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说不出话来。

每天早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卡,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门,来到水边,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原来是月夜太静了,

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 ,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 ,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 ,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 ,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 ,七零八落的 ,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 ,鼻子抽缩着 ,叫了两声 ,回头看着我 ,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 ,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的墙根 ?

(原载《文汇报》~~一九五~~四年 苑月 源日)



水墨文字

冯骥才

员

兀自飞行的鸟儿常常会令我感动。

在绵绵细雨中的峨嵋山谷,我看见过一只黑色的孤鸟。它用力扇动着又湿又沉的翅膀,拨开浓重的雨雾和叠积的烟霭,艰难却直线地飞行着。我想,它这样飞,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目的。它是一只迟归的鸟儿?迷途的鸟儿?它为了保护巢中的雏鸟还是寻觅丢失的伙伴?它扇动的翅膀,缓慢、有力、富于节奏,好像慢镜头里的飞鸟。它身体疲惫而内心顽强。它像一个昂扬而闪亮的音符在低调的旋律中穿行。

我心里忽然涌出一些片断的感觉,一种类似的感觉,那种身体劳顿不堪而内心的火犹燃熊熊不息的感觉。

后来我把这只鸟,画在我的一幅画中。

所以我说,绘画是借用最自然的事物来表达最人为的内涵。这也正是文人画的首要的本性。

圆

画又是画家作画时的心电图。画中的线全是一种心迹。因为,惟有线条才是直抒胸臆的。

心有柔情,线则缠绵;心有怒气,线也发狂。心境如水时,一条线从笔尖轻轻吐出,如茧吐丝。又如一串清幽的音色流出短笛。可是你有情勃发,似风骤至,不用你去想怎样运腕操笔,一时间,线条里的情感、力度乃至速度全发生了变化。

为此,我最爱画树画枝。

在画家眼里树枝全是线条 ;在文人眼里 树枝无不带着情感。

树枝千姿万态 ,皆能依情而变。树枝可仰 ,可俯 ,可疏 ,可繁 ,可倚 ;惟此 ,它或轩昂 ,或忧郁 ,或激奋 ,或适然 ,或坚韧 ,或依恋……我画一大片木叶凋零而倾倒于泥泞中的树木时 ,竟然落下泪来。而每一笔斜拖而下的长长的线 ,都是这种伤感的一次宣泄与加深 ,以至我竟不知最初缘何动笔。

至于画中的树 ,我常常把它们当做一个个人物。它们或是一大片肃然站在那里 ,庄重而阴沉 ,气势逼人 ;或是七零八落 ,有姿有态 ,各不相同 ,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有一次 ,我从画面的森林中发现一棵婆娑而轻盈的小白桦树。它娇小 ,宁静 ,含蓄 ;那叶子稀少的树冠是薄薄的衣衫。作画时我并没有着意地刻画它。但此时 ,它仿佛从森林中走出来了。我忽然很想把一直藏在心里的一个少女写出来。

猿

绘画如同文学一样 ,作品完成后往往与最初的想象全然不同。作品只是创作过程的结果。而这个过程却充满快感 ,其乐无穷。这快感包括抒发、宣泄、发现、深化与升华。

绘画比起文学有更多的变数。因为 ,吸水性极强的宣纸与含着或浓或淡水墨的毛笔接触时 ,充满了意外与偶然。它在控制之中显露光彩 ,在控制之外却会现出神奇。在笔锋扫过之地方 ,本应该浮现出一片沉睡在晨雾中的远滩 ,可是感觉上却像阳光下摇曳的亮闪闪的荻花 ,或是一抹在空中散步的闲云 ?有时笔中的水墨过多过浓 ,天下的云向下流散 ,压向大地山川 ,慢慢地将山顶峰尖黑压压地吞没。它叫我感受到 ,这是天空对大地惊人的爱 !但在动笔之前 ,并无如此的想象。到底是什么 ,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感受唤起与激发 ?

是绘画的偶然性。

然而 ,绘画的偶然必须与我们的的心灵碰撞才会转化为一种独特的画面。

绘画过程中总是充满了不断的偶然 ,忽而出现 ,忽而消失。就像我们写作中那些想象的明灭 ,都是一种偶然。感受这种偶然是我们的心

灵。将这种偶然变为必然的,是我们敏感又敏锐的心灵。

因为我们是写作人。我们有着过于敏感的内心。我们的心还积攒着庞杂无穷的人生感受。我们无意中的记忆远远多于有意的记忆。我们深藏心中人生的积累永远大于写在稿纸上的有限的素材。但这些记忆无形地拥满心中,日积月累,重重叠叠,谁知道哪一片意外形态的水墨,会勾出一串曾经牵肠挂肚的昨天?然而,一旦我们捕捉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偶然,绘画的工作就是抓住它不放,将它定格。然后去确定它、加强它、深化它。一句话:艺术就是将瞬间化为永恒。

源

纯画家的作画对象是他人;文人(也就是写作人)的作画对象主要是自己。面对自己和满足自己。写作人作画首先是一种自言自语,自我陶醉和自我感动。

因此,写作人的绘画追求精神与情感的感染力,纯画家的绘画崇尚视觉与审美的冲击力。

纯画家追求技术效果和形式感,写作人则把绘画作为一种心灵工具。

缘

一阵急雨沙沙有声落在纸上。那是我洒落在纸上的水墨。江中的小舟很快被这阵雨雾所遮翳。只有桅杆似隐似现。不能叫这雨过密过紧,吞没一切。于是,一支蘸足清水的羊毫大笔挥去,如一阵风,掀起雨幕的一角,将另一只扁舟清晰地显露出来,连那个头顶竹笠、伫立船头的艄公也看得分外真切。一种混沌中片刻的清明,昏沉里瞬息的清醒。可是,跟着我又将一阵急雨似淋漓的水墨洒落纸上,将这扁舟的船尾遮蔽起来,只留下这瞬息显现的船头与艄公。

我作画的过程就像我上边文字所叙述的过程。我追求这个过程的一切最终全都保留在画面上,并在画面上能够体验到,这就是可叙述性。

写作的叙述是线性的,过程性的,一字一句,不断加入细节,逐步深化。

这里,我的《树后边是大阳》正是这样:大雪后的山野一片洁白,绝无
人迹。如果没有阳光,一定寒冽又寂寥。然而,太阳并非没有隐遁,它就
在树林的后边。虽然看不见它灿烂夺目的本身,但它无比强烈的光芒却
穿过树干与枝丫,照射过来,巨大的树影无际无涯地展开。一下子铺满
了辽阔的雪原。

于是,一种文学性质需要说明白,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叙述性。它不
属于诗,而属于散文。那么绘画的可叙述也就是绘画的散文化。

远

最能寄情寓意的是大自然的事物。

比如前边所说树枝的线条可以直接抒发情绪。

再比如,这种种情绪还可以注入流水。无论它激扬、倾泻、奔流还是
流淌、潺缓、波澜不惊,全是一时的心绪。一泻万里如同浩荡的胸襟,骤
然的狂波好似突变的心境,细碎的涟漪中夹杂着多少放不下的愁思?

至于光,它能使一切事物变得充满生命感。哪怕是逆光中的炊烟。
一切逆光的树叶都胜于艳丽的花。这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一切生命都受
惠于太阳。生命的一切物质含着阳光的因子。比如我们迎着太阳闭上
眼,便会发现被太阳照透的眼皮里那种血色,通红透明,其美无比。

还有秋天的事物。一年四季里,惟有秋天是写不尽也画不尽的。春
之萌动与锐气,夏之蓬勃与繁华,冬之萧瑟与寂寥,其实也都包括在秋天
里。秋天的前半衔接着夏天,后半融入冬天。它本身又是大自然最
丰饶的成熟期。故此,秋的本质是矛盾又斑斓,无望与超逸,繁华而短
促,伤感而自足。

写作人的心境总是百感交集的。比起单纯的情境,他们一定更喜欢
惟秋天才有的萧疏的静寂,温柔的激荡,甜蜜的忧伤,以及放达又优美的
苦涩。

能够把一切人生的苦楚都化为一种美的只有艺术。

在秋天里,我喜欢芦花。这种在荒滩野水中开放的花,是大自然开
得最迟的野花。它银白色的花有如人老了的白发。它象征着大自然一
轮生命的衰老吗?如果没有染发剂,人间一定处处皆芦花。它生在细细
的苇秆的上端,在日渐寒冽的风里不停地摇曳。然而,从来没有一根芦

苇荻花是被寒风吹倒吹落的！还有，在漫长的夏天里，它从不开花。任凭人们漠视它，把它只当做大自然的芸芸众生，当做水边普普通通的野草。它却不在乎人们怎么看它，一直要等到百木凋零的深秋，才喷放出那穗样的毛茸茸的花来。没有任何花朵与它争艳。不，本来它的天性就是与世无争的。它无限的轻柔，也无限的洒脱。虽然它不停地在风中摇动，但每一个姿态都自在，随意，绝不矫情，也不搔首弄姿。尤其在阳光的照耀下，它那么夺目和圣洁！我敢说，没有一种花能比它更飘洒、自由、多情，以及这般极致的美！也没有一种花比它更坚韧与顽强。它从不取悦于人，也从不凋谢摧折。直到河水封冻，它依然挺立在荒野上。它最终是被寒风一点点撕碎的。

在这永无定态的花穗与飘逸自由的茎叶中，我能获得多少人生的启示与人生的共鸣？

苑

绘画的语言是可视的。

绘画的语言有两种：一是形式的，一是技术的。中国人叫做笔墨，现代人叫做水墨。

我更看重笔墨这种语言。

笔作用于纸，无论轻重缓急，墨作用于纸，无论浓淡湿枯——都是心情使然。

笔的老辣是心灵的枯涩，墨的溶化是情感的舒展，笔的轻淡是一种怀想，墨的浓重是一种撞击。故此，再好的肌理美如果不能碰响心里事物，我也会将它拒之于画外。

文学表达含混的事物，需要准确与清晰的语言；绘画表达含混的事物，却需要同样含混的笔墨。含混是一种视觉美，也是我们常在的一种心境。它暧昧、未明、无尽、嘎嚅、富于想象。如果写作人作画，便一定会醉心般地身陷其中。

愿

我习惯写散文时，放一些与文章同种气质的音乐做背景。